# 纵欲的后果

     孙钱豪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，孙家就  有这个宝贝儿子，既然是宝贝，孙钱豪可以说养尊处优享尽荣华富贵。

高中时代孙钱豪是有名的凯子，再加上他为人爽快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而且他能言善道，英俊潇洒又有才情，所以颇得女孩子的欢心。他是白马王子，很多小女生急得想献身，也有很多受照顾的男生为了感恩图报，也纷纷向他推荐女孩子，好让他过皇帝的瘾。

孙家既是有钱人什麽也不缺，所以大家尽往女人身上想。所以孙钱豪远在高三时代，便破了童子身开始行人道了。到了大学时代，孙钱豪依然是风云人物，是女生心目中的偶像。

因此一直到他大学毕业，孙钱豪俨然是个中的好手，虽然年纪轻轻已经对女人这档事很有经验了。

毕业典礼那天，暗恋他两年的学妹邱月华被他破了瓜。那天晚上，邱月华含情脉脉的陪着他数星星、看月亮、说未来。不过孙钱豪告诉她自己的未来在日本，也就是说他打算到日本留学。

想到以後不能常见学长，邱月华伤心的呜咽起来，并把隐藏在内心的秘密告诉钱豪。

钱豪除了安慰哄她之外，也不知道该多说些什麽？

只好多陪她。

女生  要爱上你，几乎十个有八个都会依你，那怕是上床！

孙钱豪抓住这个原则，决定今晚要和月华共赴巫山。

他把她带至公园一处较隐密的地方，然後二话不说便把她搂在怀里，而且毛手毛脚。

「啊···唔···不可···以···嗯···」月华毕竟是娇嫩的小女生，而且还不曾被男人碰过，她本能的抗拒。

但她那能抵抗他孔武有力的身躯。

他强吻着她，手在她的肥臀上一阵抚摸，接着是大腿、然後是那突  的双乳。

「唔···唔···唔···唔···」月华被吻得喘息娇嗔不已，她的手不再推拒，整个身体逐渐软化，任由他的抚摸。

月华的双乳饱满而有弹性，当他把头埋在两个肉球间贪婪的磨厮，他的手已伸进她的裙内···然後更伸进她的小三角裤内。

「啊···唔···哎哟···」月华身体颤抖，牙齿咬着下唇秀目半闭，她的小山丘被他的手一阵抚摸，月华下体的淫水便淌淌如雨沾满了他的手。「呵···唔···羞···死···人···豪哥···坏···人···唔···好痒···哎哟···轻点···嗯···」她扭腰摆款春情荡漾，恨不得跟他一起融化。

但这里毕竟是公园，孙钱豪再大胆也不至於就在此干起来。他一直挑逗她，直到她需要男人的鸡巴才松手，然後才带她去宾馆。原来他一边挑逗她、一边情诱她，弄得月华七晕八素竟然自己开口说她需要他，於是两人便到宾馆去了。

这一赵宾馆之行，两人搞了一个通宵，共战了三回。

第一回时间较长，因为月华正面临破瓜之苦。

小睡之後，两人开战第二回，月华苦尽甘来。

再休息较久的时间，两人又开始第三回会戟，这次月华彷佛抛开羞涩，主动和孙钱豪作爱，而且淫荡至极叫床连连，直乐得孙钱豪大呼过瘾。

这以後直到孙钱豪赴日本之前，月华三天两头便和孙钱豪暗通款曲，除了功课的时间以外，几乎泡在一起。

不过人生那有不散的筵席。

不久孙钱豪便背笈赴日，开拓他另一段的人生。

当然，邱月华的影子很快被孙钱豪抛诸脑後。

留学生在日本通常是几个人合租一所房子，共同雇用一个侍女，这个侍人明为佣人，暗中却是大家的玩物。

孙钱豪川到日本时就是和几位同学住在一起的，後来他觉得这样没有什麽搞头，仗着家里有钱就单独租了一间房子，同时不惜花费地一囗气雇用了三位容貌俊秀的侍女，自己一个人天天寻欢作乐。

他的作乐方法很特别，每天  上关起门来，同三个侍女一齐脱得精光，作作捉迷藏的游戏。

孙钱豪自当捉人的，用手帕  上双眼，让三个侍女散开围绕着，他则来冲西撞东地捕捉，那一个侍女被捉到了，他便立刻按倒在地上，呼噜哔啦地干将一番，接着又从头开始，每天都搞得身疲力尽才罢。

那三位侍女看在钱的份上，个个服务得十分周到。

有一天孙钱豪闲极无聊，正在半楼上浏览街景的当儿，忽然看见一位女郎从门前经过，这个女郎生得俏丽不凡体态轻盈，走起路来摇曳生姿。

孙钱豪看得口乾唇躁，恨不得出手抓来泄欲一番，於是他唤来侍女询问道。

「奶们那一位认识那个漂亮的女郎？」「我认识，那是住在城西很出名的一位模特儿，叫做花尤子。」有一位侍女接口回答。

孙钱豪一听是个模特儿，立刻勇气十足绮念百生。

他回过头来说道：「奶既然认识她，可以将她找来吗？」「找来干什麽？」「还说干什麽，找来和大家捉迷藏呀！」孙钱豪笑着说。

「好啦，明天我过去试看看！」「为什麽要等明天呢？现在就去不好嘛！」孙钱豪一面说着，一面掏出一张大钞对那侍女说：「好人儿奶快去吧，这钱给奶坐车子。」那侍女接过钱立刻出门，直至傍晚才回来道：「我和那模特儿商量好了，她说两个钟头要五万元。」「钱没有关系，什麽时候能来呢？」「她说星期三下午，或是星期四晚上都有时间。」「那就星期三下午好了，钱奶这就拿去吧，叫她午饭後快点来，星期三我得向学校请半天假。」孙钱豪交待妥当，忙着到外面购买书架、涂料，将家里布置得蛮像一回事地。

星期三午後，那位叫花尤子的模特儿果真盛装而来，孙钱豪身着一件长衫，很像画家。

孙钱豪看她那种嘻笑神态，心知她不是拘束的女人，心里暗自欢喜，交谈了片刻便将侍女遣出，关上房门站在画架侧说道：「我们可以开始工作了。」花尤子站起来环视四周，便询问道：「换衣间呢？」「对不起，我没有另外设备换衣间，就在这儿卸换好了，大家是同行那些俗态可免了。」孙钱豪正经八百地回答。

花尤子笑了笑，便自行将衣服一件件地脱下，悉悉索索声中，她一下子就脱得赤条条了，肌肤白细、颊映花红、腿长腰纤细，真是难得一见的标准美人胚子，她带着职业性的自然声调，问道：「画什麽姿式呢？」「奶就坐在躺椅上，身微向後倚好了。」孙钱豪解释着。

花尤子如法坐好，孙钱豪走过去，假装沈思了片刻又说：「腿分开一些。」一般给人体画像是没有露出私处的，孙钱豪要她摆这种姿式，是想好好欣赏她的阴户而已，花尤子好像已觉察他的企图，面孔绯红地啐道：「这是什麽姿式呢？」「这是最引人的一幕实景，奶怎麽···？」「我感觉这样不太习惯！」孙钱孓退两、三步，仔细凝视了一阵子，才又假装要改换姿式，伸手便要去扶持。

花尤子合拢双腿笑拒着。

「你尽管说就行了，我自己会修正的。」「我是想要奶摆成···。」孙钱豪说着，也不管她的拒绝就动手将她那双粉臂圈到後颈，接着又扶起她的右腿来，假作不知摆放在那里的样子。

其实他那双充满欲火的眼睛，正色眯眯地钉在花尤子的肉缝部位。

花尤子看他的这种神情，忍不住噗哧笑出声来，她猛然站起来，娇声娇气地说：「人家不要这样，你这个人不老实！」孙钱豪假装不懂地说：「怎麽说我不老实呢？」「你自己明白，你那双眼睛死瞪着什麽？」「哎···我可不是马马虎虎的人，我正在仔细观察那一部份最美，先仔细观察然後才好下笔呀！」花尤子侧转身说道：「你还是想一个别的姿式吧！」「那就画背面好了。」孙钱豪摊开双手道：「奶改成面朝里头身体向前弯，两手按在椅子的扶手，对了！再把左腿跪下来···是···就这样子！」花尤子照他的吩咐摆好了姿式，孙钱豪站在一旁看着她那细白而发亮的背部，丰腴的玉臂和美腿，一时情不自禁伸出那双禄山之爪，往她的乳房包抄过去。

花尤子一时惊觉想闪开，孙钱豪却因来势过猛，身子前扑和她一起翻倒在躺椅上，花尤子挣扎着说：「不要胡闹了！你再这样，我就马上回去。」孙钱豪看她并不像真怒的样子，而且口气也不怎麽严厉，仗着室内没有别人，於是益发大胆地将她紧抱着说。

「奶回那儿去？既然来了，我又怎麽舍得奶去呢？」「你说好是来作画的，却这麽搂住我做什麽？」花尤子略作推拒地说。

孙钱豪将她的乳房靠在自己的胸膛，伸出一手摸着她的阴户，嘻皮笑脸地说：「搂住奶这身细皮嫩肉比作画更有意思！」花尤子粉脸通红，似怒非怒地说：「你这样乱摸不行啦！」「说不行的是奶，乾着急的却是我呀！奶实在太漂亮，奶叫我沈不住气···」他说完，凑上嘴去吻她的香腮，花尤子本来就不是端庄的女人，今天遇见的对手又是长得如此俊彦的孙钱豪，芳心已经半许，於是娇慵慵地轻声说：「快起来吧，别人进来看见了成何体统？」「不要紧！门早就锁好了，再说她们都是我雇用的侍女，怕什麽？」花尤子被他纠缠不得脱身，片刻之後终於在他有力的双臂底下屈服了。

她说：「你先起来嘛···压得人家腰快折了。」「我起来可以，但是奶不可以回去。」孙钱豪说。

「好      答应你。」孙钱豪站起身来，趁着花尤子伸懒腰的当儿，他急匆匆地将长衫脱掉，原来他里头什麽都没有穿，一下子就成了伊甸园里的亚当。

孙钱豪挨着她坐下来，开始又揉又摸地，同时又拉她的手握住自己的阳物。

花尤子  他爱抚得全身酥软春心荡漾，淫水泌泌而出，早已濡湿了整个大腿边缘，她动情地送出香舌和孙钱豪热吻着。

孙钱豪的阳物在她手中胀大得又粗又硬，滚烫烫地，急於想找个肉洞来塞塞。

於是他站在地上，将她的双腿抬高到胸部的高度，扶住阳物一举就塞进她的肉缝里。

那张躺椅变成了临时战场，开始一番肉搏。

肉棒套着肉套子，在一抽一送之中发出了「滋！滋！」的美妙声音。

「我看我们现在的姿式最美不过的了，若找个画家画下来，那才真有意思哩！」孙钱豪说。

「有什麽鬼意思，你这个人真会欺骗，还想说是作画的。」花尤子又故作姿态地说：「亏你想得出这种诡计。」「侍女的话全部是我教她说的，不这麽说奶肯来麽？」孙钱豪在急促的抽送之中，气喘喘地说。

花尤子因为尝到了全身痛快的美妙滋味，她一点也不害臊地回道。

「会的，以後我肯来的。」「下次还要我先送钱去定约吗？」「不必了！你的本领不小，我一有时间就会自己过来的。」两个人各逞其能，战得天翻地覆满室生春。

完事之後，互拥着休息了片刻，孙钱豪再度提枪上阵，只见花尤子满足地拒道：「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事要办，以後日子长得很，不必急在一时。」「奶真有事我就不拦奶，可是奶这一回去，多久再来呢？我这根肉棒子已经深深迷上了奶的小肉缝了。」「哈···」花尤子开怀大笑说：「我一有空就会来的，下次看你还玩什麽把戏。」「我会想死奶的，奶总该给我确定的时间呀。」花尤子被他纠缠不已，同时方才的那一番风云也确实太叫她欢喜，所以她娇声地答应道：「如果没有特殊事情，我每天晚上都有空的。」孙钱豪接住她的娇躯又是一阵长吻，这才双双起来穿好衣服。

从隔天起，花尤子果真加入了孙钱豪的游戏，每天晚上一男戏四女，满室生春、肉香横溢，极尽声色之娱。

天高皇帝远，离家千里的孙钱豪纵情声色。

有一回，他跟几个同学到一家中国餐厅吃宵夜，无意间撞见以前在台湾的学妹邱月华，原来邱月华已毕业，此次是叁加旅行团到日本观光。

邱月华一眼便认出是孙钱豪，气冲冲的执问孙为何弃她於不顾，埋怨他玩弄感情，连封信也不写。

孙钱豪当然又是一番解释，由於他有一张能把死马说成活马的嘴，月华很快的便信以为真，立刻转气愤为温柔。

於是两人又相约去幽会了。

这是一家高级的宾馆，月华似乎比以前更成熟更迷人，当孙钱豪的大难巴塞进她的肉穴时，她的泪水如雨下。

「啊···呜···可知···这两年···华妹···想死你···呜···真没···良心···哎哟···」「噗滋···噗滋···」又是一场男欢女爱的狂风暴雨。

五天的行程匆匆而过，月华依依不舍的返台，她希望孙钱豪能好好求学，仅剩半年的留学生涯她可以等，希望他不要负她。

孙钱豪说：「一定！一定！」不过半年後孙钱豪是回台湾了，却也因为过於纵情女色而住进医院，当然月华不知情。

一个多月後孙钱豪就稍有起色了，不过大夫仍不许他出院，大夫的意思是，这种衰弱亏损症还得再下一番工夫的调养才，。

唯恐处理不当病情翻转过来，那就束手无策了。

医院里的设备和伙食都很高级，服务又亲切，孙钱豪听从了大夫的建议，不过他这时精神好多了难免旧态复萌，再加上天天和看护妇朝夕相处，於是又开始兴起不良的念头了。

这个看护妇名叫小美、二十岁，长得楚楚动人，且心性温柔和气亲切，孙钱豪时常在言谈之间对她挑逗，她总是微笑不答态度十分暧  。

白天她伺候他的饮食、打扫，晚间则住在病房的外屋，以便随时听候差遣。

不过她每晚都在病房的门上加锁，使孙钱豪心急得难过。

有一晚孙钱豪假装口渴，招呼小美进来取开水，他将全身脱光躺在病床上，想试探她的反应。

小美进房後，却是一点也不在意，为他倒了一大杯开水，然後拿起掉在地上的被子替他盖着说：「你的病才好，正在休养期间，不能不盖上点儿呀！」「这麽热的天气，还盖什麽被呢？」孙钱豪说瞎话。

「天热！但是夜里还是有些儿凉的。」小美说着取过他喝完的杯子，站起身来要出去，孙钱豪看她一点也不动情，於是又生一计急忙叫住她，正经八百地说道：「小美小姐，这几天实在是太熟了，我老是睡不着，大概是空气不流通的关系，我看奶还是不要将门关上，这样两个房间的空气流通些。」小美摇摇头回答：「不行！这是医院里的规定，如果我犯了会受处分的。」「那有这回事，这个门关不关只有奶和我知道而已，我不说奶也不说，什麽医院不医院呢？」「不妥当！」「小美小姐，有什麽不妥当呢？奶是怕我出去看奶吗？」孙钱豪说道：「我决不走到奶那边的。」「哧···」小美笑着：「同样是一个人，我会怕你干麽？只不过是医院向来必需遵守的规定，我不敢逾越。」「好姐姐我求求奶，空气流通些对我一定有好处，我保证不会有人知道的，帮帮忙吧。」小美  他纠缠得没法，只得答应将门打开。

孙  豪不让她关门，是打算利用她睡觉的时候，偷偷过去欣赏她的肉体，万一有机可乘时，来个霸王硬上弓，她既然已先犯了医院的规定，就是玩弄一下，她也不敢声张的了。

这一晚小美果真大开房门，孙钱豪私心窃喜，但是头一天恐怕她不放心，所以他极力控制着，不敢冒然从事。

一直到第四天的  上，孙钱豪实在是按捺不住自己了，他躺在床上将电灯熄灭静听着···外房的小美早就关灯了，此刻正传来一阵很均匀的呼吸声。

孙钱豪光着全身，蹑手蹑脚地走出房来，他轻轻地走到她的床前，仔细听着她的呼吸声，还故意弄出一些儿小声响，可是小美始终没有反应。

他心里想着，她一定沈睡过去了，这才壮着胆子摸着开关，猛地将电灯打开，只见···。

小美仰卧在那窄狭的木床上，双目紧闭着一只腿躬起，身上平铺着一条簿被单，胸部微微凸看两粒小乳头。

孙钱豪看见她的被单并没有压在身子底下，於是伸于将被单从脚下掀起，他探头一望，只见她那双白条条的大腿之上，是一片黑茸茸的阴户，因为她是躬着一条腿，所以他一眼就看得十分清楚，原来这小美是裸睡的美女。

孙钱豪情不自禁地伸手往她的阴户摸去···。

小美好像已感觉到有人触袭、娇躯一转，吓得一旁的孙钱豪屏住了气息，往床沿一缩···半向之後，床上又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，孙钱豪这才又探出头来，这时的小美已改成侧睡的姿势，反身朝里，被单抱成一团拥在胸前，那两片光滑、丰圆的白屁股露在外边。

孙钱豪一阵热、一阵急，膝下物已然成擎天之柱，他心里盘算着。

「我现在出其不意地往前冲过去，不是正好从她的後方插入麽？」他一面想着一面走到床前比一比，果然恰得其所，这时的他已欲火烧身，那条阳具死撑得十分难过，於是他再也顾不了什麽的，握住阳具对准小美的阴户，用力一顶猛然插入···。

小美从梦中惊醒的时候，他已经来回抽送十来下了，她挣扎着叫道：「你是怎麽了？快起来！」「不！」孙钱豪死压住她的肥白屁股，喘息着说：「好姐姐我实在爱你，奶不要翻转！不要翻转！我只要抽弄几下就好···让我抽      抽弄···」小美本来也是很喜欢他的，只是一直不敢表露出来而已，听他这麽一哀求，心子儿一软，娇声地回答：「你小声些！叫人听到了可不行，你的病才好自己留意点。」「我知道，好姐姐！谢谢奶，太好了！太好了      。」孙钱豪感激地说着，同时用力狂起暴落，那根肉棒子久未食肉味，只二十来下，就一泄如注了。

小美催促他起身，可是他意犹末足，恨不能再好好干弄一番，小美皱着眉头道：「你不想活了吗？快回去你的房间，你要再胡闹的话，我真要告诉院长了。」「好姐姐！」孙钱豪苦苦地求道：「我再躺一会儿吧，让我搂搂奶的乳房···」「这床太小，容不下两个人的。」「那麽奶到我床上去吧，奶不和我一起走，我就不起身。」小美看他一  地歪  ，心想万一惊动了别人也不是办法，於是哄他说：「你今天先休息一夜，明晚我一定过去。」「一定哦！」「当然一定，要不然你饶得过我吗？」小美说罢嫣然一笑。

孙钱豪抱着她连连几个热吻，然後才退回他自己的房间。

隔天早上，他起床时似乎觉得有些疲倦，但是并不放在心上。

到了晚上，孙钱豪急急催促小美快点过去睡觉，他因为怕惊动旁人，所以一直磨菇到半夜十一点才轻手轻脚地来到他的房间。

孙钱豪伸手环住她的纤腰，色眯眯地嘻笑着说：「这一下，真个是鸳鸯同床了···。」小美轻拍了一下他的脸颊，啐道：「你真是难缠，好像没见过女人一般？」「见是见多了罗！只是···还没有干过像奶这等看护妇身份的！」孙钱豪回答着。

小美撒娇地轻笑着，孙钱豪撩起她的下袍，将她平放在床上，一手握住她的乳房一手扶住阳具，对准她的要塞地，「哧···」一下子就全根埋进去了。

小美一面摇摆蓍屁股配合他的动作，一面眼媚如丝地说：「只能一次喔！完事後我还是必需回外头去睡才行。」「是···是      只要一次      好好地干      哎呀      好爽快···。」「冲！再冲！呵···好姐姐我爱死了你···。」孙钱  压在小美的身上，泄了又挺、挺了又泄，一直弄到浑身一些力气都没有了，这才虚脱般地翻下身来，让小美跌跌撞撞地出房去。

一星期过後，孙钱豪出院了。

医生交待他，实宜在家静养些时日，切莫再过於接近女色。

孙钱豪那听得进去大夫的吩咐，回到家里  要父母不在，他一定会设法找女人。

此时，他当然还是想着那可人的俏护士。

小美  要不值班就一定往孙家跑，而孙钱豪也绝不留情的将她玩弄一番才放她回去。

有一天，孙钱豪约好小美到家里幽会。

当他开门时，进来的却不只是小美一个人，旁边还多了一个女人。

乍看之下，不禁把孙钱豪吓了一人跳。

「啊···月华···奶···」他话未说完。

「啪！啪！」两记响亮的巴掌声，那是邱月华赏给孙钱豪的。

「没良心的家伙，连我妹妹你也不放过！」此时孙钱豪终於明白，原来邱小美竟然是邱月华的妹妹。

「奶···奶···怎会···知道？」「我自己的妹妹怎会不知道！」月华非常愤怒。

原来邱小美最近与孙钱豪打得火热，於是常跟姊姊聊起男朋友的事，不禁让月华怀疑妹妹的男朋友极可能就是她的旧识。

「不可能那麽巧？姓名一样、时间一样、年龄、学历···」月华越想越气，於是跟着妹妹一块到孙家，终於得到了答案。

邱小美也终於知道，孙钱豪曾经欺负过姊姊。

「啪！啪！」小美也赏给孙钱豪两个耳光，孙钱豪哑囗无言        。

之後，邱氏姊妹便从孙钱豪的生活中消失，而孙钱豪也因为不曾听信大夫的交待，甫出院後又继续与邱小美鱼水交欢，元气大消！

他的宝贝已经不再是宝贝，一直没有像往昔一样威武雄壮，而失去男人本色。

孙钱豪也从此心有馀而力不足矣！

      【完】